

## 沖繩認同的形成 —社會「內部」及「外部」因素的分析

比屋根亮太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 摘要

本文之目的在於建立有關分析沖繩認同的基本架構，針對沖繩認同形成依序進行三個層次的分析：第一，對於在沖繩出現的認同意識加以定義，以建構本論文的基礎；第二，由沖繩發生的歷史事件與演變切入，從琉球國時代至現代，闡述有關沖繩認同意識如何隨著歷史事件的發生而有或多或少的改變；第三，以更宏觀的角度從「他者」與沖繩的互動切入，由歷史上看，沖繩認同的形成來自於沖繩自身對日、美、中大國行為的回應。

**關鍵詞：**沖繩、琉球、認同、民族主義、他者

### 壹、前言

時任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於2014年提到，針對全日本將美軍基地設在沖繩的行動，我們以「不是政治意識形態，而是本於沖繩縣民的認同」所形成之「全沖繩（all 沖繩）認同」，強烈要求停止普天間基地的縣內搬遷，並加以關閉、撤離。<sup>1</sup>近幾年沖繩民眾對於日本政府不

---

1. 山田文比古，《オール沖繩VS.ヤマト—政治指導者10人の証言》（東京：青灯社，2014年），頁13-19。

滿的聲音日漸升高。尤其，日本民主黨之鳩山內閣執政時提出普天間美軍基地「縣外遷移」的目標，以及其嘗試遭遇失敗以來，沖繩民眾對於日本中央政府的失望與憤怒快速蔓延，因此於該數年間，在選舉中主張反對保留美軍基地的每位候選人幾乎都獲當選。在此背景之下，部分沖繩人再次開始討論「沖繩／琉球獨立」之議題。<sup>2</sup>簡言之，沖繩人對於日本政府的不信任，反映在獨立運動的出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至目前為止，此種追求沖繩／琉球民族的獨立運動，仍未得到大多數沖繩民眾的支持。根據各種對於沖繩人的民調，支持從日本完全獨立的比率不到一成。<sup>3</sup>更精確而言，雖然沖繩長期存在著尋求「自主」，以及最近常被討論的自決權的趨勢，但其趨勢難以昇華為追求「獨立」的力量。因此，本研究要具體釐清的問題是，雖然有上述尋求「自主」及「自決權」的聲音，為何其力量卻難以發展為追求「獨立」的趨勢？因此，必須重新討論沖繩的「民族主義」與「認同」，以探索沖繩民眾的自我意識如何影響沖繩政治的發展。

目前，已有不少關於沖繩民族主義或者認同之學術研究，而此些研究主要可以分成三種，第一個是以「他者」之間的相互關係為主要的問題意識及研究目標，換言之，因「他者」之間的關係所產生的「認同」，可稱之為「外部」因素研究；第二個是以現代化過程中產

---

2. 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2019年6月9日（檢索），《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http://www.acsils.org>〉。

3. 例如，《琉球新報》於2011年進行的民調表示，只有4.7%的民眾支持「沖繩獨立」，2015年增加為8.4%，但2016年可能因選擇題中加入「聯邦制」的關係，減少到2.6%。請見〈「潜在的独立派」が增加〉，2019年11月18日（檢索），《琉球独立論資料網》，〈<http://www.ntt-i.net/kariyushi/sim-po20170103.html>〉；〈「沖繩戦継承を」94%自己決定権拡大87%世論調査〉，2019年11月18日（檢索），《琉球新報》，〈<https://ryukyushimpo.jp/news/preentry-243762.html>〉。

生的「認同」或民族主義為主要的問題意識及研究目標，可稱之為「內部」因素研究；最後，以知識分子的思想架構為主軸去了解沖繩民族主義與認同的關係為主要的問題意識及研究目標，可稱之為「思想」因素研究。

首先，有關「外部」因素之「認同」研究，西里喜行觀察琉球國時代之貴族階層的認同，並且主張該種認同係在日本與中國之「兩屬意識」（雙重朝貢）的平衡下建立「琉球民族體」，以及「自我意識＝琉球意識」之概念。<sup>4</sup>林泉忠則自其新提出的沖繩、臺灣與香港之「邊陲東亞」的區域概念，以「歸屬變更」為核心，比較三個地區產生的認同政治之異同。林泉忠以「歸屬變更」的角度透過日本的琉球處分引起的「琉球抗日復國運動」、戰後初期在美軍統治琉球群島時期，沖繩產生若干政黨的獨立論，以及沖繩的「祖國復歸」與「反復歸」運動，認為今日所謂的沖繩民族主義是「歸屬變更」的遺產。<sup>5</sup>

另外，林泉忠的研究及山崎孝史以中心與邊陲、中心與周邊關係等境界、領域的空間或網絡的角度去分析，以解釋沖繩認同的形成。<sup>6</sup>山崎在其他論文裡討論境界與領域如何影響人的政治行為，而以戰後沖繩社會運動為例分析沖繩認同如何形成。<sup>7</sup>他解釋沖繩認同是在會變

---

4. 西里喜行，〈琉球＝沖繩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琉球意識の形成・拡大・持続について—〉，高良倉吉、豊見山和行、真栄平房昭編，《新しい琉球史像 安良城盛昭先生追悼論集》（沖繩：榕樹社，1996年），頁173-199。

5. 林泉忠，《「辺境東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ポリティクス：沖繩、台湾、香港》（東京：明石書店，2005年），頁37-123。

6. 林泉忠，《「辺境東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ポリティクス：沖繩、台湾、香港》，頁9-307；山崎孝史，〈沖繩の歴史、領域、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山崎孝史編，《沖繩の過去・現在・未来：2004年度地理学野外調査実習報告書》（大阪：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2005年），頁73-90。

動的中心—周邊關係的框架之下，周邊共同體的社會運動使其與中心的領域發生統合（同一化），以及分離（差異化）所形成，因而會流動並且沒有一貫性。<sup>8</sup>濱下武志亦認為，沖繩認同變化是因為區域的變動或者中心與周邊關係的變動而產生的。<sup>9</sup>

其次，有關「內部」因素之「認同」研究，王文岳、唐永亮等學者以沖繩民族主義的角度詮釋歷史敘述。王文岳由源於族群歷史認同所構成的「次國家民族主義」(sub-state nationalism)之「次國家民族政治」(sub-state national politics)出發，試圖解釋戰後沖繩民族政治趨向政治化的歷史路徑發展，也就是沖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民族政治再度興起之歷程。<sup>10</sup>唐永亮將近代以來沖繩人的群體認同意義為：琉球國被日本合併後，沖繩人伴隨著國內外政治權力的變動而形成的對所屬群體的認同情感和歸屬意識，其核心就是沖繩人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因而，唐永亮以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為主軸進行分析，分為明治時期至昭和前期、戰爭時期和戰後三個發展階段，以詮釋其歷史敘述。<sup>11</sup>

最後，有關「思想」因素之「認同」研究，小松寬、吳叡人等學者以沖繩知識分子的思想架構為主軸，試圖說明沖繩的民族主義。小松寬透過戰後沖繩的「日本復歸」及「反復歸」運動分析此思想架

---

7.山崎孝史，《政治・空間・場所：「政治の地理学」にむけて》（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2013年），頁180-196。

8.山崎孝史，《政治・空間・場所：「政治の地理学」にむけて》，頁196。

9.濱下武志，〈儒教文化と海洋文化—琉球・沖繩の文化交錯〉，法政大学国際日本学研究所編，《沖繩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東京：法政大学国際日本学研究所，2004年），頁59。

10.王文岳，〈沖繩次國家民族政治之發展與轉型〉，《東吳政治學報》，第33卷第1期，2015年3月，頁109-172。

11.唐永亮，〈近代以來沖繩人群體認同的歷史變遷〉，《日本學刊》（北京），2015年第4期，2015年10月，頁138-158。

構，以說明沖繩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樣貌變化，而從其結果來考察國家與民族的關係性。<sup>12</sup>他認為為了解決「沖繩問題」必須重新思考日本與沖繩的關係，以及國家與民族的關係。<sup>13</sup>吳叡人則透過伊波普猷的「日琉同祖論」—吳叡人將此定義為伊波沖繩史觀的基本架構—試圖分析此思想架構，而解答琉球是否為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若沒有，獨立還可能存在嗎？或者，在伊波普猷的論述中，「隱含著某種特殊的差異與認同建構的意圖？」<sup>14</sup>

綜合以上的研究，雖然成果豐富，但仍有所不足。因為，它們都僅是從「外部」因素、「內部」因素或「思想」的單一因素去了解沖繩認同。或許，某種程度上「思想」因素包含「外部」因素及「內部」因素，但並沒有看到主張「外部」因素及「內部」因素直接連結的沖繩認同研究。本文認為，雖然認同是「內部」因素所建立，但隨著「外部」因素的變化也有所影響。因此，本文將「內部」因素的部分採用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提出之形成民族主義的「族群」及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想像共同體」概念，分析沖繩認同形成的本質。雖然這些概念是探討形成沖繩認同前提之民族建構論的最典範的概念，但在沖繩認同研究上面卻未曾完整地進行套用過。<sup>15</sup>

---

12.小松寬，《日本復歸と反復歸：戦後沖繩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展開》（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15年），頁1-240。

13.小松寬，《日本復歸と反復歸：戦後沖繩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展開》，頁1-2，240。

14.吳叡人，〈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伊波普猷的日琉同祖論初探〉，《考古人類學刊》，第81期，2014年12月，頁116。

15.雖然松島泰勝使用原生論「族群」概念試圖分析「琉球民族主義的形成」，但卻忽略了形成現代民族主義或認同不可缺少的另外一個建構論因素，即琉球國被日本合併之後施行的現代化過程之歷史。請見松島泰勝，《琉球独立への道—植民地主義に抗う琉球ナショナリズム》（京都：法律文化社，2012年），頁156-162。

張佑宗 2014 年在〈中國因素與臺灣國家認同的變遷〉整理了關於國家認同的辯論及其理論的趨勢，早期國家認同研究的辯論點在於認同「本質的爭議」（「原生論」(primordialism)一族群的依附 vs. 「建構論」(constructivism)一公民身分的依附）。但在史密斯提出「雙重依附」(dual attachment)的概念平息兩造爭議後，國家認同的研究趨勢開始轉變到「國家認同形成的機制與變遷」問題，國家認同被認為是一種「政治建構」，而且是會改變，可以被重新建構的。不同的主張包括認為認同主要是透過理性計算所形成（理性主義學派），或是受到外在的刺激導致認同的產生（情境主義學派）。<sup>16</sup>

雖然沖繩具有自己的歷史及文化之「原生論」背景，但由於在經歷現代化之前已經被日本合併，因此沖繩一般庶民未曾有透過現代化過程獲得本身「建構論」之認同機會。<sup>17</sup>在此種背景下，「外部」因素在學術研究上有關沖繩與「他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便成為重要的問題意識及研究目標。從沖繩的歷史演變觀之，日本、美國及中國等區域大國均扮演作為「他者」的關鍵角色。<sup>18</sup>石之瑜解釋「他者」，就是與主體維持密切關係的周邊的人及最親近的人。

雖然主體認同的界線，是靠著界定客觀的認同（亦即對主體而言的「不同」）來完成的。重點在於誰有權力界定客體，從而維護了主體的疆界(Hollinger, 1995)。可見，主體性代表的是一個可從事論述的位置，這個位置不純然是一個認知上的判斷，同時必然反映了社會的資源與歷史的傳承。唯擁有相當社

---

16.張佑宗，〈中國因素與臺灣國家認同的變遷〉，發表於「臺灣民眾和平效能感與國家認同」研討會（臺北：二十一世紀基金會，2014年9月9日），頁2。

17.吳叡人，〈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伊波普猷的日琉同祖論初探〉，頁111-135。

18.山崎孝史，〈沖繩の歴史、領域、アイデンティティ〉，頁73-90。

會資源或熟稔菁英文化語言的人，才有可能占據主體地位(Spivak, 1988)。不過，要進一步利用資源來進行主體政治，還必須擁有一定的意志力，意志力背後所反映的，則是對權力的需要。換言之，主體政治就是權力政治，最高的政治權力，乃是界定可觀的能力與意願，通過這種權力來鞏固認同與不同兩個範疇之間的界線，動員資源進行政府與排斥，周而復始（石之瑜，1999：176-177）……。認同都必須占據並依附某種主體論述，沒有認同疆界的主體論述並不存在，沒有主體論述的認同疆界也沒有意義。由於多數世人對於成千上萬主體論述關係都遙遠，因此每個主體所打算客體化的對象，反而是與主體維持密切關係的周邊的人，這就不得不令人好奇，為什麼危險總是來自最親近的人(Nandy, 1983)？那不是自己嗎？<sup>19</sup>

將石之瑜的理論套用到沖繩的認同上，即以沖繩為主體，以沖繩周邊維持密切關係的人為本研究所界定之「他者」，即日本、美國與中國。這些國家不但都對於沖繩有相當的影響力，而且試圖積極運用其影響力以建構有利於各國本身之沖繩政經社會。的確，對於沖繩而言，近代以來日本是具有壓倒性影響力的大國，所以原本將日本與其他兩大國依據同一個標準加以比較是相當困難的。但本文認為，美國與中國對於沖繩的認同形成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因此本文試圖將日美中這三者當作觀察沖繩認同的「他者」，放在一起討論對於沖繩認同形成的影響。總之，本文以「內部」及「外部」因素為分析沖繩認同的基本架構。

---

19. 石之瑜，《政治心理學》（臺北：五南，1999年），頁178。

## 貳、沖繩認同的定義

### 一、「沖繩」、「倭急拿」、「琉球」、「Ryukyu」

「沖繩」位於日本西南端位置，原來一般所稱之沖繩本島與其附屬的群島，乃指北至硫磺島，東至南大東島和北大東島等「琉球弧」所屬島嶼。後來泛指沖繩縣所有區域，包括南側的宮古群島及八重山群島。「琉球」為「沖繩」的別名，並且兩個名稱的用途通常受到使用者的意識與政治力所考量。因此本文首先將整理「沖繩」與「琉球」之地名由來及在歷史上如何被使用。

根據小玉正任之研究，「沖繩」（おきなわ，Okinawa）的詞源可以歸結為幾種說法。舉例言之，日本奈良時代（西元710-794年）已出現比較類似的字彙。在西元779年撰寫的《唐大和上東征傳》中，現在的沖繩稱為「阿兒奈波」（おじなわ，Ojinawa）。「阿兒奈波」的地名由來被視為「按司漁場」，意味著由當地之「按司」（即領導者）所管理的漁場。另一種說法為，「おきなわ」的字彙由「おき」（oki）與「なわ」（nawa）兩個名詞所組成，「おき」是指「很大的近海」，「なわ」意味著「漁場」或者「場所」。此外「おきなわ」在琉球語中被稱為「Uchina-」（うちなー），由於「おきなわ」與「うちなー」的發音非常接近，因此一般認為「沖繩」是根據沖繩固有的語言所演變的名稱。<sup>20</sup>

不過，此一關於沖繩名稱的說法，還沒有在文獻裡頭找到根據。雖然，小玉正任解釋，陳侃係於琉球聽到當地人自稱自己的島嶼叫做「Uchina-」，而後遂在《使琉球錄》裡面將發音用漢字寫下來。<sup>21</sup>但前中華民國派駐琉球辦事處（現那霸辦事處）代表，現任逢甲大學通

---

20. 小玉正任，《琉球と沖繩の名称の変遷》（沖繩：琉球新報社，2007年），頁189-242。

21. 小玉正任，《琉球と沖繩の名称の変遷》，頁232-235。

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黃輝慶提出不同見解。黃輝慶認為「おきなわ」在琉球語中被稱為「Uchina-」有可能來自於福建閩南話的「有錢人」(Uchinan)。<sup>22</sup> 根據他的解釋，琉球人向中國朝貢時先到福建，而帶著許多朝貢品，因而當地人向琉球人說「有錢人」。因此，琉球人將自己被稱為是「Uchina-」。<sup>23</sup>

借用黃輝慶的說法與上面的文獻對照，可以推論出與小玉正任不同的解釋，即1534年陳侃著《使琉球錄》的「倭急拿」、16世紀中期《琉球館譯語》的「倭及那」，以及1721年《中山傳信錄》的「屋其惹」，<sup>24</sup> 這些發音非常接近閩南話的「有錢人」。<sup>25</sup> 因而，現在所謂的「Uchina-」（本文將與現在發音最接近的「倭急拿」當作其漢字）可以說是來自於明清兩朝，特別是福建閩南話，而「沖繩」（おきなわ，Okinawa）是來自奈良、鎌倉、室町、薩摩，以及琉球處分後的日本。

接著，近幾年不僅是在沖繩的保守派或革新派講到沖繩認同時，雖然認同指的內涵不同，但都會使用「うちなーんちゅ」（倭急拿人，Uchina-nchu）。這個名稱來自1983年《琉球新報》周一連載計畫之「海外ウチナー事情」（海外倭急拿人事情）裡介紹世界各地的倭急拿人，接著，以回歸日本十周年喚醒沖繩縣民活力為背景，1984年另外開始連載「世界のウチナーンチュ」（世界的倭急拿人），因為沖繩民眾的反應日日上升，1987年沖繩電視臺(Okinawa Television, OTV)以同樣的目的製作〈沖繩出發我們地球人〉〈沖繩発われら地球人〉，而1990年開始舉辦「世界倭急拿人大會」（世界のウチナーン

---

22.黃輝慶，〈さらばわが愛しの沖繩〉，《琉球新報 夕刊》，2004年6月28日，版1。

23.比屋根亮太，當面訪談，黃輝慶，臺灣大學（臺北），2019年5月23日。

24.小玉正任，《琉球と沖繩の名称の変遷》，頁189-242。

25.黃輝慶，〈さらばわが愛しの沖繩〉；比屋根亮太，當面訪談，黃輝慶。

チュ大会，Worldwide Uchinanchu Festival），出席成員的組成部分來自中南美、北美、亞洲、歐洲、南太平洋島嶼，以及日本國內。<sup>26</sup> 此大會除了2000年由於G8峰會在沖繩舉辦延後一年之外，每五年舉辦一次，而在2016年召開第六屆大會時還將10月30日制定為「世界倭急拿人日」（世界のウチナンチュの日，World Uchinanchu Day）。甚至2011年第五屆大會時成立了「世界青年倭急拿人聯合會」（世界若者ウチナンチュ連合会，World Youth Uchinanchu Association，WYUA），而從2012年開始到2016年的第六屆世界倭急拿人大會每年舉辦「世界青年倭急拿人大會」（世界若者ウチナンチュ大会，Worldwide Youth Uchinanchu Festival），<sup>27</sup> 之後兩年一次舉辦，2020年第五次據說將在臺灣舉辦。

根據小玉正任「琉球」（りゅうきゅう，Ryukyu）的地名由來也有幾種說法。舉例言之，有人認為住在臺灣島南部的原住民之名稱「瑯嶠」為「琉球」的起源。此外，尚包括「夷州」、「掖玖」、「夷邪久」等許多不同的地名來源。「琉球」的名稱在中國元朝末期撰述的《島夷誌略》中首次出現，並在明朝時被正式規定為沖繩島嶼的名稱。「琉球」的「琉」意味著中國古代對來自西域的一種寶石的稱呼，因此「琉球」是指深藍色之玉，主要於中國稱呼沖繩時所使用。<sup>28</sup>

---

26. 金城宏幸，〈ディアスポラの記憶としての「移民」と現代沖繩社会〉，《移民研究》，第1期，2005年3月，頁88-91；加藤潤三、前村奈央佳、金城宏幸等，〈「第6回世界のウチナンチュ大会」大会調査報告書〉，2019年6月9日（檢索），頁4，《Worldwide Uchina Network》，〈[https://wun.jp/wp-content/uploads/2017/08/wuf6th\\_report\\_jp.pdf](https://wun.jp/wp-content/uploads/2017/08/wuf6th_report_jp.pdf)〉。

27. 世界若者ウチナンチュ連合会，〈HISTORY〉，2019年6月9日（檢索），《World Youth Uchinanchu Association》，〈<http://wyua.okinawa/history/>〉。

28. 小玉正任，《琉球と沖繩の名称の変遷》，頁9-187。

另外，在琉球／沖繩用語的討論中，很容易陷入單純在日中思維之間討論，但在美國統治時期其實也推動使用「琉球」此一名稱的政策。例如，美國從 1945 年建立琉球列島美國軍政府(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of the Ryukyu Islands)，在 1950 年設立美軍政府下面的沖繩群島政府、宮古群島政府、八重山群島政府、奄美群島政府；1950 年美國軍政府改為琉球列島美國政府(United States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 USCAR)，並將其下面的各政府合併改為琉球政府(Government of the Ryukyu Islands)，直到 1972 年沖繩回歸日本。此一時期美國致力於培育「琉球認同」，並且推行所謂「離日」政策，以建構有利於美國本身的沖繩。<sup>29</sup>此原因及影響將在第四節的第二小節詳細探討。

值得注意的是，「沖繩」並不完全等於「琉球」。如果從美國統治時期所使用的「琉球」來看，就可以發現，「琉球」的地理範圍相對於琉球國成立時的版圖大致一樣，即從奄美大島到與那國島。「琉球」由三個地區構成：其包含由奄美大島為基礎構成的「奄美地區」，由沖繩島與其周邊離島為基礎構成的「沖繩地區」，以及由宮古島、石垣島為基礎構成的「先島地區」。所謂的「琉球文化圈」是這三個區域的概念總稱。相對而言，廣義的「沖繩」指「沖繩地區」及「先島地區」，狹義的只指「沖繩地區」。<sup>30</sup>同樣，廣義的「倭急拿」也是指「沖繩地區」及「先島地區」，狹義的只指「沖繩地區」。

---

29. 鹿野政直，《沖繩の戦後思想を考える》（東京：岩波書店，2011 年），頁 30-38；小川忠，《戦後米国の沖繩文化戦略—琉球大学とミシガン・ミッション》（東京：岩波書店，2012 年），頁 149、167-169。

30. 高良倉吉，〈琉球・沖繩の歴史と日本社会〉，朝尾直弘等編，《列島内外の交通と国家》（東京：岩波書店，1987 年），頁 356-357。

## 二、「民族主義」與沖繩

對於沖繩的民族主義而言，雖然一直存在著沖繩民眾追求自主的趨勢，但他們的立場與「獨立」具有差異性。因而本文在此先討論「民族主義」與「認同」的差異，並進而討論為何在沖繩難以出現以政治獨立為目標的民族主義。

一般而言，民族主義的一般性定義極為廣泛，其爭議遍及古今。民族主義的例子極其多樣，論辯民族主義不時引致極端性的情緒，使得表述並定義民族主義極為困難。但格爾納(Ernest Gellner)、安德森、史密斯等學者以社會建構主義的邏輯發展成民族主義的理論。安德森以民族主義為「想像的共同體」，由各主要的因素解釋在現代國家建設的過程中如何促成民族主義的發展。安德森指出在民族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報紙等印刷技術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文字出版使得民族獨立、共和革命、民族語言互相結合，並且語言最常作為劃分民族的一種標準。<sup>31</sup>

安德森將現代民族出現所需要的「想像的共同體」解釋為「在積極的意義上促使新的共同體成為可想像的，是一種生產體系和生產關係（資本主義），一種傳播科技（印刷品），和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個因素之間半偶然的，但卻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sup>32</sup>

安德森提到前現代的「想像共同體」解釋為「在印刷術尚未出現的年代裡，想像的宗教共同體的現實性深深地仰賴無數的、不停的旅行。」<sup>33</sup>然而，「被束縛的總督領地朝聖之旅要等到其旅程所涵蓋的範

---

31.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臺北：時報，2018年)，頁 1-368。

32.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頁 86。

圍能被想像為民族之後—換言之，要等到印刷資本主義來臨之後—才開始具有關鍵的重要性」，<sup>34</sup>強調印刷資本主義的角色。

格爾納將民族（國族）主義定義為，「一項政治原則，並且主張政治與國族的組成單元，兩者必須等同一致。」<sup>35</sup>根據格爾納的分析，此政治單位是指國家，特別以工業化以後的現代國家為主要的論點，而建立現代國家的條件除了現代工業社會之外，還需要一種可以讀寫的同質性高級文化、教育制度，以及集權化的國家。<sup>36</sup>接著，格爾納提到對地位相對沒有歸屬意識，僅有國家才能夠賦予依賴高級文化／民族之認同。<sup>37</sup>

根據格爾納定義的高級文化／民族認同依賴現代國家的條件，必須要有中央集權與集中的教育體制。在琉球國時期是中華秩序下的冊封朝貢體系，以及薩摩藩之雙重朝貢體系，並且在琉球社會上，雖然在琉球王國的第二尚氏王朝時期，尚真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在宗教上推行「祭政一致」的政策，但因為尚未集中的教育體制而難以出現民族認同。此種集中的教育體制要到琉球國被合併後的大日本帝國時代下才會出現。例如，在 1894 年的甲午戰爭之前，沖繩的就學率只有 14.9%。但日本以甲午戰爭的勝利為開端，加速沖繩近代教育制度之發展。以沖繩人的就學率為例，其比率快速發展：1896 年 31.2%、1901 年 71.6%、1906 年已經達到 90.1%。<sup>38</sup>現在沖繩的教育體制，以及沖

33.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頁 99。

34.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頁 104。

35.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 (臺北：聯經，2001 年)，頁 1。

36.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頁 191。

37.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頁 195。

38. 照屋信治，〈沖繩教育における「文明化」と「大和化」：太田朝敷の「新

繩縣行政上都是受中央管轄，因此，依據格爾納的定義，沖繩的民族認同基本上是日本。

相較之下，史密斯提出的「族群」(ethnie)的概念則解釋了出現沖繩認同的原因。在學術上以民族主義的發展視為現代社會建構的產物之趨勢越來越強烈。然而，對此類趨勢，史密斯試圖修正過於重視社會建構主義的想法。史密斯認為，雖然民族主義崛起及其成為一個運動確實是在工業化以後，但民族主義發展的背景存在著「族群」的概念。「族群」是一個文化集合體，具備六個特性：一個集體名稱(A collective name)、一個共同血統的傳說(A common myth of descent)、一段共有的歷史(A shared history)、一個共有的獨特文化(A distinctive shared culture)、一個與特定領域的關聯性(An association with a specific territory)，以及連帶感(A sense of solidarity)。<sup>39</sup>

首先，關於一個集體名稱，史密斯提到「集體稱呼是歷史資料上識別族群的標誌」，而其歷史資料是「比每一個居民所擁有的文化或社會建構的敘述多的很，且記載了此些集合體的名稱。」史密斯接著說，「一般而言，集體的名稱是民族共同體的確證及標誌。因為有此名稱民族共同體的人們將自己區別於他人的集團，而確認自己人的『本質』。……集團的名稱會在共同體的成員或外來者—後代子孫—的精神及想像力上呼應其共同體的突出有關特質或性格的各種想像（雖然可能會相互理解上有很大差異）。」<sup>40</sup> 上一節整理了歷史資料裡面的「沖繩」、「倭急拿」、「琉球」、「Ryukyu」等名稱，尤其是「琉球」與「倭急拿」隱含著創造與日本不同的族群的可能性。

---

沖繩」構想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教育学研究》，第76卷第1期，2009年3月，頁3。

39.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 Blackwell, 1986), pp. 1-288.

40.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p. 22-24.

其次，一個共同血統的傳說，史密斯提到，「有關出自或血統的神話是民族性的必要條件，並且對成員而言，是民族的連帶感或感情裡面的複合體中相當關鍵的因素。」<sup>41</sup>

第三，一段共有的歷史，史密斯提到，「族群是透過共有的記憶，被建構的歷史共同體，此外什麼都不是。帶著共同歷史這種意識，會創造超越世代的團結紐帶。」<sup>42</sup>

第四，一個共有的獨特文化，「血統神話及共同記憶之上，族群是互相連結其成員，同時有助於區別具有一個或者更多的『文化』的外來者。……族群的成員在與族群的非成員相異的文化特性裡，互相類似及相似。最普遍共有的獨特特性是語言與宗教上的特性；不過，習慣、制度、法律、民間傳承、建築、服裝、食物、音樂及藝術，甚至皮膚的顏色及體格也扮演增加相異的角色。」接著，史密斯以蘇格蘭為例提到，「獨特『文化』的要素增加過去幾世紀獨立國家存在著的集團記憶，且體現於此。」<sup>43</sup>

另外，史密斯強調共同的文化比語言重要。「許多例子顯示，長期以來語言是區別民族性的唯一或主要的標誌。但語言並沒有符合民族共同體的意識，且常會不一致。」然而，「要注意的是在共有的語言表現的直接且明確的溝通的樣子之下，隱含著其共同體的生活樣式與價值觀。」總之，「其實，相異文化的連結及／或獨特文化的特質性之數量越多，民族性的分離感越強化，而該民族性持續的可能性會越大。」<sup>44</sup>

第五，與一個特定領域的關聯性。

---

41.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 24.

42.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 25.

43.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p. 26-27.

44.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p. 27-28.

族群總是與某個特定的場所或者領域連結，而他們將其稱呼為他們「擁有的」。他們通常會住在那裡；若不是，也是對那塊土地抱著強烈的記憶連結。某個族群不一定物理上所有「其」領土；重要地是擁有象徵性的中心地、聖地、「鄉土」，即族群成員分散到世界，儘管幾世紀前其鄉土已消失，也擁有象徵性的可回家的場所；因為，所謂的民族性是神話、記憶、價值、象徵的問題，而不是實現物質所有或者政治權力所需的場所。<sup>45</sup>

接著，史密斯用神聖的中心地、共同記憶的連結與對外的認知，這三個層面解釋民族的鄉土。

每個鄉土擁有一個或以上的，在宗教—民族的意味上被視為「神聖的」中心地。這些會變成朝聖之旅的目的地，……第二個層面是族群與「其」鄉土可能是被外部權力分離時，通常會留下人們與領域之間的連結或「聯想」。此連結本身會變成共同體的集團記憶與認同本質的部分。其土地成為共同體傳說的一部分，並變成集體夢的焦點。……流亡者的共同體是以其土地的距離為被測量，而以領土回復與復興為計畫被構想，然而成員以其土地為「起源」確認自己的認同，……第三個是外來者確認共同體的成員時，常用領域的「起源」來區別。其結果，「民族」這個詞彙意含了「來自於同樣起源鄉土者」。<sup>46</sup>

上一節提到的「世界倭急拿人大會」，某種程度上符合創造一個與特定領域的關聯性的過程。

最後是連帶感，史密斯解釋，「族群不僅僅是有共同的名稱、血統神話、歷史、文化、以及領土聯想的人口。同時，通常是以博愛主

---

45.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 28.

46.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p. 28-29.

義的制度為表現，擁有鞏固之認同與連帶感的共同體。」然而，為了民族共同體所需要的族群之資格，史密斯提出「受到壓力或威脅時，必須要出現超越共同體內部的階級、黨派或地區分隔的強力歸屬意識，以及活躍的連帶。」<sup>47</sup>這就像時任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於2014年提到，針對全日本將美軍基地設在沖繩的行動，以「不是政治意識形態，而是本於沖繩縣民的認同」所形成之「全沖繩認同」，強烈要求停止普天間基地的縣內搬遷，並加以關閉、撤離。<sup>48</sup>

簡言之，族群可以定義為「擁有共同的祖先、歷史、文化、特定領域的關聯性及連帶感的有名稱人類集團。」<sup>49</sup>根據史密斯的定義，沖繩基本上具有族群的特性：「沖繩人」、「倭急拿人」，以及「琉球人」之固有集體名稱；琉球本身的神話及共同祖先的故事；作為琉球國時代之繁榮的共同歷史記憶等。<sup>50</sup>再加上，沖繩擁有四百多年琉球國的歷史，因此沖繩本來擁有可以成為民族國家的基本因素。但是，沖繩在發展現代國家建設以前已經被日本兼併，並且在日本政府的主導下進行沖繩的現代化。琉球國時代的琉球民眾基本上與其他部落少有互動，難以出現對於琉球的國家或者民族認同感。再者，雖然琉球國在對於中國的朝貢體制及國際貿易之下享受繁榮，但與江戶時代的其他日本區域並無不同，能夠真正享受其繁榮者僅限於少數的貴族階層而已。特別是琉球民眾面臨薩摩藩及琉球國貴族之雙重剝削，其生活環境相當嚴苛，因此一般民眾難以產生琉球認同。沖繩之現代化及義務教育的普及，一直到被大日本帝國合併時才開始，因此在琉球國之下無法出現如同一般現代國家伴隨著建設的過程中產生發展的民族主

---

47.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p. 29-30.

48. 山田文比古，《オール沖繩VS.ヤマト—政治指導者10人の証言》，頁13-19。

49.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 32.

50. 松島泰勝，《琉球独立への道—植民地主義に抗う琉球ナショナリズム》，頁156。

義。

然而，沖繩本身的歷史背景對於沖繩人比較傾向於追求「自主」及「自立」仍具影響力。大澤真幸延伸史密斯的理論指出，「族群」具備的特性加強共同體的自我認同。的確，史密斯所指稱的「族群」不一定成為追求「民族國家」的力量，但是此類「族群」具備的特性使得民眾容易想像本身所屬的族群認同。<sup>51</sup>換言之，「族群」及其具備的特性扮演著促使人民想像自我認同的工具角色。而且，從「琉球處分」的過程至戰後的駐沖繩美軍基地問題，沖繩人繼續面臨不斷被日本政府壓制的歷史，由於此類被壓制的認知促成追求自決的立場。再加上，現在沖繩的兩份主流報紙《琉球新報》及《沖繩時報》（沖繩タイムス）於沖繩媒體界居主導地位。兩家報社站在和平主義、反對美軍基地、非武裝中立等立場，與日本國內媒體保持相當距離。他們在沖繩縣維持其影響力，對於「想像共同體」的發展有所貢獻。另外，上一節介紹的「倭急拿人」通過報紙普及化的過程就可以說是等同於「想像共同體」正在進行的過程。

綜上說明，雖然依據格爾納的定義，沖繩的民族認同基本上是日本，但史密斯提出的「族群」概念在沖繩也都符合，並擁有安德森強調的建立「想像的共同體」必要的印刷業。換言之，由於沖繩缺乏單獨的現代國家建設之過程，以及沖繩本身特有的歷史記憶，加上經歷與日本其他地區不同的歷史演變，導致沖繩產生特殊的認同。因此，雖然沖繩擁有強烈的自我認同及追求「自治」的目標，但同時對於尋求「獨立」卻也採取比較消極的立場。<sup>52</sup>

---

51.大澤真幸，〈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いう謎〉，大澤真幸、姜尚中編，《ナショナリズム論・入門》（東京：有斐閣，2009年），頁29-31。

52.林泉忠，〈沖繩の「自治」とは何か？：近現代史に刻まれた沖繩自治運動の位相〉，《政策科学・国際関係論集》，第14期，2012年3月，頁81-82。

## 參、琉球／沖繩認同的歷史演變

### 一、琉球國時代—朝貢體制之下的繁榮

今天的沖繩擁有與日本不同的歷史發展。1372年琉球開始向明朝朝貢，因為加入了冊封體制，不但與明朝展開進貢貿易，而且從1420年左右起開始與其他東南亞各國交易。琉球國透過轉口貿易而獲得巨大利潤，成為一個非常富有的國家，被稱作「萬國津梁」。<sup>53</sup>所謂的琉球國時代，通常乃指被強調為「萬國津梁」的這段期間在朝貢體制之下繁榮之歷史。薩摩藩於1609年出兵進攻琉球，薩摩藩進攻琉球國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希望琉球扮演明朝與日本間之貿易仲介的角色，另一方面，加強本身的權力與勢力。對此薩摩藩的進攻，琉球國表示，只要能避免割讓本身領土，就可以接受成為薩摩藩扈從及向他們朝貢。由於薩摩藩也同意琉球國的要求，因此琉球國並未盡全力抵抗，也沒有向明朝請求派遣援軍。<sup>54</sup>據此，琉球國在薩摩支配之下納入幕藩體制，而成為「幕藩體制裡的異國」琉球。但同時與中國持續冊封朝貢關係，因此當時的琉球國被稱為從屬雙重朝貢。<sup>55</sup>

由此可見，在琉球國時代的主體是琉球貴族，追求的認同是琉球人，而具體的行為是雙重朝貢。就像西里觀察琉球國時代之貴族階層的認同，並且主張該種認同係在日本與中國之「兩屬意識」（雙重朝貢）的平衡下建立「琉球民族體」，以及「自我意識＝琉球意識」之概念。

---

53. 安里進等，《沖繩県の歴史》（東京：山川出版社，2004年），頁106-110。

54. 安里進等，《沖繩県の歴史》，頁130-133。

55. 豐見山和行，〈琉球・沖繩史の世界〉，豐見山和行編，《琉球・沖繩史の世界》（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頁51-57。

## 二、「琉球處分」時期—大日本帝國的成立與琉球菁英的抗拒

1868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成立明治政府後，將德川幕藩體制下的地方分權體制改成中央集權體制，其具體政策即1869年施行的版籍奉還，<sup>56</sup>以及1871年施行的廢藩置縣。琉球國的廢藩置縣過程與其他藩不同，曾遭受琉球菁英的強烈抗議，且琉球國與明治政府之間其實並不存在版籍奉還此種關係。

明治政府在1879年派遣約400名軍人與大約160名警察，實行「第二次琉球處分」，將琉球藩改稱為沖繩縣。<sup>57</sup>不過，「琉球抗日復國運動」仍然持續進行，且其手段日益激烈，甚至有一位名字叫名城里之子親雲上春傍（中文名字：林世功）之琉球官員於1880年在中國自盡。

由此可見，琉球處分時期的主體是琉球貴族，追求的認同是琉球人，而具體的行為是「琉球抗日復國運動」，就像林泉忠提到的，明治政府進行合併琉球改為沖繩縣的過程中，琉球抗日復國運動逐日激烈，而其主導者為國王派遣的三司官（法司）及前三司官，而且他們的運動範圍不限於琉球當地，還包括東京、中國。而林泉忠從運動者交給清廷的請願書裡面，發現了將日本稱為「倭奴」或「和奴」、「生不願為日國屬人，死不願為日國屬鬼」等文句，<sup>58</sup>可以看出當時這些琉球貴族的親中反日的琉球人認同。

---

56. 意指各諸侯向天皇交還各自的領土（即版圖）和轄內臣民（即戶籍）。

57. 我部政男，《明治国家と沖繩》（東京：三一書房，1979年），頁71、270；赤嶺守，〈王国の消滅と沖繩の近代〉，豐見山和行編，《琉球・沖繩史の世界》（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頁245。

58. 林泉忠，《「辺境東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ポリティクス：沖繩、台湾、香港》，頁58-60。

### 三、大日本帝國時代的沖繩

大日本帝國時代，主體是沖繩知識分子、琉球貴族與大眾，追求的認同是日本人，而具體的行為是支持文明化及同化。這些具體行為的最大的動力就是為了擺脫日本人的歧視（下一節詳細討論），而得到與日本其他地區同等的地位。<sup>59</sup>

因此，對伊波普猷等的沖繩知識份子而言，也是一樣的。被稱為「沖繩學之父」的伊波普猷，在琉球時代被琉球士族歧視，而將琉球處分稱為一種奴隸解放，他畢生致力於證明沖繩人與日本人屬於同一個祖先，就是為了主張沖繩人是可以與日本人相提並論的。

此外，也同為琉球知識分子的《琉球新報》主筆、同時是「公會運動」<sup>60</sup>領導人的太田朝敷，於甲午戰爭清朝戰敗並「公會運動」失敗之後，立場也由反對琉球人同化為日本人，轉變為積極支持。由於這些知識份子及琉球士族為了文明化、現代化及同化，帶動了一般民眾，轉而追求日本人的認同。

### 四、美國統治之下的沖繩

戰後日本投降，沖繩由於戰略位置優越，故在 1945 年至 1972 年期間由美國管轄，美軍亦在此設有基地。當時首相吉田茂提倡所謂的

---

59. 照屋信治，〈沖繩教育における「文明化」と「大和化」：太田朝敷の「新沖繩」構想を手がかりとして〉，頁 1-12。

60. 公會運動是日本兼併琉球、設置沖繩縣之後，琉球士族階級以琉球末代國王尚泰的兒子尚寅、尚順為中心，發起的一個琉球人自治運動。1896 年左右，尚泰王的次子尚寅聯合志同道合的琉球人，成立公會，試圖讓琉球王室（第二尚氏）成為世襲的沖繩縣執政者（沖繩縣知事）。關於公會運動請見松永步，〈沖繩公會運動と早熟な「自立」構想—「特別制度」の「自治」を手がかりに—〉，《日本の教育史学》，第 16 卷第 2 期，2009 年 2 月，頁 113-126。

「吉田原則」為戰後日本的安全戰略架構，在這個架構下，日本以發展經貿為國家戰略的核心，而與美國發展密切軍事安全關係是符合日本當前利益。<sup>61</sup> 吉田原則在安全層面的特徵主要可以分成兩項：第一，成立美日安保體系，提供美軍基地作為防衛日本與東亞區域的前進軍事部署；第二，成立自衛隊，作為協助日本本土防衛的自衛武力。<sup>62</sup> 在日本一方面繼續高度經濟成長，而沖繩在吉田原則之下，則被迫擔負保護日本安全之角色。換言之，沖繩沒有納入日本戰後復興及高度經濟成長的結構之下，因此沒有共享經濟成長的經驗。當時沖繩經濟主要來源係依賴來自美軍基地的相關收入。<sup>63</sup>

不僅是經濟上，政治上也與日本有不同的發展。此時期，主體是知識分子至大眾，追求的認同是沖繩人至日本人，而具體行為是建立當地的政黨（沖繩民主同盟、沖繩人民黨、社會黨）至「祖國復歸」運動。戰後因為一開始日本拋棄沖繩而使其受美國統治的關係，<sup>64</sup> 此時期在沖繩建立的政黨一開始都是對美國軍政府接受、歡迎的親美政府，並主張沖繩獨立或美國信託統治，以保持沖繩人的認同。例如，於1947年6月舉行沖繩民主聯盟的結盟典禮；接著，於同年7月以浦崎康華為委員長成立沖繩人民黨；另外，於同年9月成立沖繩社會黨。

其中，值得關注地是，三個政黨各具不同的政治立場，而且其政治立場不斷搖擺。根據林泉忠的分析，三個政黨的政治立場及政治目標可以歸結為如下表1。

---

61. 楠綾子，〈吉田茂の安全保障政策—日米の戦後構想・安全保障構想の相互作用の中で—〉，《國際政治》，第144期，2006年2月，頁99。

62. Bert Edström, *Japan's Evolving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p. 8-20；五百旗頭真編，《戰後日本外交史》（東京：有斐閣，1999年），頁99。

表 1 戰後初期沖繩本島各政黨的基本政治立場(1945-1949)

立場 政黨	意識形態	對沖繩民政府	對美（軍政府）	歸屬論
沖繩民主同盟	革新→保守	批判	寬容→中立	沖繩獨立
沖繩人民黨	革新	批判	歡迎→批判	獨立→回歸
社會黨	保守	批判	親美	美國信託統治

資料來源：林泉忠，《「辺境東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ポリティクス：沖繩、台湾、香港》，頁 84。

但由於一方面美軍政府統治沖繩之成效太差；另一方面，將日本視為經濟成長，以及和平民主國家的一種烏托邦式的想法不斷提高（下一節詳細討論），而使這些沖繩政黨修正為回歸日本的立場，並積極參與「祖國復歸」運動，<sup>65</sup>帶領大眾追求日本人的認同。

### 五、美軍基地問題的政治化及沖繩認同的再次崛起

沖繩民眾雖然在此 30 年期間對於回歸日本採取相當肯定的立場，<sup>66</sup>然而美軍基地問題仍持續存在，且沖繩人民視此為非常不公平的措施。沖繩大學前校長、歷史學者，以及名譽教授新崎盛暉提出「結構

63. 沖繩經濟依賴美軍基地相關收入之比例，1955 年前後是 25-27%，1964 年為 17%，1966-67 年為 20%，至 1972 年則為 10%。請見來間泰男，《沖繩覺悟：基地・經濟・「独立」》（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15 年）。

64. ロバート・D・エルドリッジ，《沖繩問題の起源—戦後日米関係における沖繩1945-1952》（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3 年）。

65. 金城正篤等，《沖繩県の百年》（東京：山川出版社，2005 年），頁 252-255。

66. 河野啓、小林利行，〈復歸40年の沖繩と安全保障：「沖繩県民調査」と「全国意識調査」から〉，《放送研究と調査》，第 62 卷第 7 期，2012 年 7 月，頁 3。

性歧視」的概念，並且主張「以沖繩美軍基地的不公平負擔為中心的歧視結構。」從二次大戰後美軍基地進駐沖繩以來，直到沖繩回歸後，駐沖繩美軍基地卻仍然存在，導致對於美日關係思考的停滯；而此思考的停滯，更進一步使得數十年來，駐沖繩美軍基地的存在被視為理所當然。1945年到1952年的美國占領政策，以象徵天皇制、日本非武裝化，以及沖繩的分離軍事支配作為三位一體的結構下，導致日本國內本土以對沖繩歧視為基礎而建立的對美服從美日結構關係。意即從這點衍生「以沖繩美軍基地的不公平負擔為中心的歧視結構」而造成「結構性歧視沖繩的美日安保」。<sup>67</sup>因此，沖繩人民至目前為止仍未擺脫自我認同的矛盾。日本龍谷大學教授松島泰勝於2013年5月15日創建「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再次提醒追求沖繩獨立的可能性。並且，隨著以喚醒沖繩縣民擁有的活力為背景開始的「世界倭急拿人大會的召開」，此倭急拿人的說法在政治上也開始使用，尤其在反美軍基地運動中最有名的是，時任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於2015年提到的「不能小看倭急拿人。」<sup>68</sup>沖繩這幾年來，以普天間美軍基地搬遷邊野古爭議為訴求的選舉，幾乎都是反對派獲得勝利。但中央政府仍試圖進行既有的計畫，此種態度再進一步提高了沖繩民眾追求民主及自決權的聲音。

由此可見，回歸日本後，以知識分子為主體，因為上述探討的反美軍基地運動，日本對沖繩的不公平措施不能解決，因而想要脫離日本建立琉球王國，這種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或自決權的出現，而追求的認同從日本人轉變為琉球人或倭急拿人。另外，原本以輿論界為主體開始的世界倭急拿人大會，普及到大眾，並且此名稱被用在反對美軍基

---

67. 新崎盛暉，《新崎盛暉が説く構造的沖繩差別》（東京：高文研，2012年），頁1-157。

68. 沖繩タイムス社編，《沖繩県知事翁雄志の「言葉」》（沖繩：沖繩タイムス社，2018年），頁37。

地的具體行為上，而追求的認同則從日本人改為倭急拿人的認同。

作者從第一小節到第五小節的討論整理了琉球／沖繩認同的歷史演變，而一方面展現了琉球／沖繩的現代化過程，如下表 2。

表 2 琉球／沖繩認同的歷史演變

時期	主體	追求的認同	具體的行為
琉球國時代	琉球貴族	琉球人	雙重朝貢
琉球處分後	琉球貴族	琉球人	「琉球抗日復國運動」
大日本帝國	知識分子、琉球貴族→大眾	日本人	支持文明化、現代化及同化
美國統治	知識分子→大眾	沖繩人→日本人	建立當地的政黨（沖繩民主同盟、沖繩人民黨、社會黨）→「祖國復歸運動」
歸還日本後	知識分子	日本人→琉球人或倭急拿人	反對美軍基地→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自決權
	輿論界→大眾	日本人→倭急拿人	世界倭急拿人大會→反對美軍基地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 肆、日美中「他者」對於琉球／沖繩的影響

### 一、對日關係

第一階段為日本明治政府透過文明化及現代化的過程影響琉球／沖繩認同。在當代沖繩知識分子的論述中，他們支持同化為日本人的原因與「現代化」及「文明化」有密切相關。舉例而言，雖然「人類館事件」衝擊了沖繩菁英人士並且引發他們的憤怒，但憤怒的理由並不在於被日本人歧視，而是在於沖繩人被視為與臺灣原住民、朝鮮人等其他亞洲民族居於同等的地位，因此「人類館事件」的發生使得沖

繩人更加確定其成為文明人之目標。

第二階段為戰後美國統治沖繩時期。沖繩在被切斷與日本社會的連結，接受美國直接統治的戰後政治現實背景下，針對「沖繩問題」<sup>69</sup> 相關之問題意識的研究成為主流。<sup>70</sup> 以回歸運動為象徵的政治及社會的動向之中，有兩個不可忽略的因素：第一，是以伊波為代表之沖繩學的基本思想體制，此一思想體制與政治及社會運動具有互補作用；第二，是沖繩人對「琉球」此一詞彙的厭惡，對當時的沖繩人而言，其除了連結被薩摩藩剝削及壓制之歧視與差別待遇的歷史記憶之外，<sup>71</sup> 「琉球」此一詞彙必然伴隨而來的是歧視及差別待遇等親身經驗，導致對這個用詞的反彈與嫌惡，<sup>72</sup> 因此沖繩人追求回歸日本的想法越來越濃厚。在美國的統治下，沖繩人無法得到完全的自由民主及法律的保護。相對而言，日本已於 1951 年恢復主權之後建立完全的民主國家。從沖繩人的角度觀之，已有和平憲法民主國家的日本是一種烏托邦。<sup>73</sup>

然而，當時仍有部分的沖繩知識分子推動「反對沖繩復歸運動」。沖繩人希望回歸日本時，駐沖繩美軍基地也同步解散，但在談

69. 有關沖繩的政治爭議點問題的總稱。「沖繩問題」一詞是透過 1956 年的「全島鬥爭」開始一般化。請見新崎盛暉，〈沖繩問題 おきなわもんだい〉，沖繩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編，《沖繩大百科事典 上卷》（東京：沖繩タイムス社，1983 年），頁 589。

70. 高良倉吉，〈沖繩学 おきなわがく〉，沖繩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編，《沖繩大百科事典 上卷》（東京：沖繩タイムス社，1983 年），頁 437。

71. 比嘉春潮等，《沖繩》（東京：岩波新書，1965 年），頁 15-23。比嘉認為「琉球」一詞之於沖繩人，如同「支那」對中國人而言連結了日本的侵略歷史一樣。

72. 新川明，〈「沖繩学」の可能性：「金城朝永全集」にふれつつ〉，《文学》，第 42 卷第 8 期，1974 年 8 月，頁 16-25。

73. 小川忠，《戦後米国の沖繩文化戦略—琉球大学とミシガン・ミッション》，頁 287；中野好夫、新崎盛暉，《沖繩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1976 年），頁 54。

判過程中，沖繩回歸日本以後，美軍基地仍維持駐紮在沖繩的態勢已經日趨確立，使沖繩民眾對此回歸條件相當不滿，展開反對沖繩復歸運動。於1971年11月10日，以「反對第三次琉球處分」為口號，十萬多人參加該「反對沖繩復歸運動」。最後，日本政府還是在維持美軍駐紮沖繩基地的條件之下，進行「沖繩復歸」。<sup>74</sup>

第三階段為從1972年沖繩回歸日本至今。在此階段之主要爭議仍然是懸而未決的沖繩問題的延伸，一再踐踏沖繩人的人權及尊嚴，而導致沖繩人追求民主與自決權。引用來間泰男的說法，沖繩的經濟以回歸日本前後為分水嶺，從「基地經濟」轉為「財政依存經濟」。<sup>75</sup>這幾年脫離其「財政依存經濟」而追求自立的聲音更高。沖繩多次向日本要求減輕美軍基地負擔，但日本不斷地用金錢的手段來解決問題（可稱為「補償型政治」<sup>76</sup>，或者「鞭子與糖果」<sup>77</sup>）。日本政府以提供巨大經濟援助取代沖繩民眾減輕對於美軍基地之負擔的要求，因而部分沖繩民眾開始感受到一種屈辱感。近幾年，主張此種「比起糖果，更重視沖繩人的尊嚴」之態勢逐漸升高。

## 二、對美國關係

第一個階段為1945年至1972年之美國統治時期，所謂「沖繩問題」的起源即「全島鬥爭」及反美情緒，其實也就是沖繩「祖國復歸運動」的主要驅動力。美國對沖繩的影響是從美國統治時期開始。此一時期美國致力於培育「琉球認同」，並推行所謂「離日」政策以建

74. 中島琢磨，《高度成長と沖繩返還—1960-1972》（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年），頁271-276。

75. 來間泰男，《沖繩の覚悟：基地・経済・「独立」》，頁391-394。

76. Kent E. Calder, *Embattled Garrisons: Comparative Base Politics and American Glob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344.

77. 渡辺豪，《「アメとムチ」の構図—普天間移設の内幕》（沖繩：沖繩タイムス社，2008年），頁113-115。

構有利於美國本身的沖繩。但是這些美國推行的政策在實際上卻導致與美國意圖完全相反的結果。舉例言之，為了培養親美菁英份子而建立琉球大學，可是琉球大學卻成為最主要的反美基地。琉球大學學生編輯之文學雜誌《琉球文學》中，呈現否定美國統治沖繩的論述。<sup>78</sup>另外，當時琉球大學的教育是以英文為主。確實在美國統治之下的沖繩學子，為了成為菁英份子，具備英文能力是其主要途徑，在校園裡常見許多學生努力學習英文的情況。但當時琉球大學的英文教學系統仍未完整，並且部分學生視英文教育為一種殖民地統治。尤其美國在琉球大學的課程中，為了推動「離日」政策，故意輕視日語教育，因美國過於重視英語教育的政策反而造成學生的反感，學生開始追求由日語可以表現的沖繩文化。<sup>79</sup>再加上琉球大學的學生與美國政府在美軍安全戰略，以及土地徵收等政策上產生摩擦，因而導致兩次「琉大事件」，<sup>80</sup>琉球大學的校風變得越來越反美。

此外，美軍基地的問題自美國統治時期至今一直是沖繩民眾對美國抱持負面印象的關鍵。如前所述，美軍與日本簽署《舊金山和平條約》(*Treaty of San Francisco*)，並且在戰爭結束以後仍要持續保有美軍駐沖繩的基地。當時美國為了徵用軍用土地，公布了《土地徵用令》(*Land Acquisition Procedure*)，不顧農民的頑強抵抗，用「刺刀和推土機」之手段進行徵用。美軍基地的存在及其強勢徵用土地的手法引發沖繩的「全島鬥爭」，並且快速加深沖繩人的反美情緒。此種反美情緒加深了沖繩人對烏托邦日本的情感，而成為「祖國復歸運

---

78. 鹿野政直，《沖繩の戦後思想を考える》，頁 30-38。

79. 小川忠，《戦後米国の沖繩文化戦略—琉球大学とミシガン・ミッション》，頁 149、167-169。

80. 琉大事件是指，1950年代發生的以學生運動為由的退學事件。請見小川忠，《戦後米国の沖繩文化戦略—琉球大学とミシガン・ミッション》，頁 171-177。

動」的主要驅動力。

第二階段為沖繩回歸日本之後，美國鼓勵琉球文化及民主的結果，帶來了主體意識、琉球文化，以及美式民主。即使戰後美國對沖繩的各種措施導致反效果，而使得沖繩人對於「祖國復歸」的希求漸增，但是美國對於培育沖繩人認同的政策仍有所貢獻，沖繩人對此站在相當肯定的立場。除了美國對琉球文化的鼓勵外，美國的流行文化從戰後至今成為沖繩年輕人的娛樂及喜好，此種美國流行文化所擁有的軟實力也是吸引沖繩人的重要因素之一<sup>81</sup>。

另外，因美國為了提升本身的軍事安全而強制徵收沖繩人的土地，確實導致沖繩人反美情緒的升高，並減少美國作為民主象徵的魅力。不過作為民主國家的美國在一定程度上仍維持其民主政治的影響力，例如在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的談判過程中，由於談判主體為美日兩國政府，沖繩住民的想法與意見常常被忽略。為此，沖繩地方政府的領袖仿效美國的民主政治模式，出訪美國並與美國官員直接談判，以表達本身的立場與意見，而且對於該議題的進展能有所影響。<sup>82</sup>作為民主國家之美國，在談判的過程中非常重視當地居民的想法及意見，因此有時沖繩人會依賴美國的民主，以確保自身的利益。

### 三、對中國關係

相對於日本與美國，除了琉球國之朝貢體制之外，沖繩從未受過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上的統治，因此可說中國對於沖繩的影響相比於日本及美國來說較少。於2000年時在中華民國執政的民進黨陳水扁政府，雖然修正了過往臺灣對琉球的政策，但既非承認琉

---

81. 新城俊昭，《ジュニア版 琉球・沖繩史—沖繩をよく知るための歴史教科書》（沖繩：東洋企画印刷，2008年），頁302-303。

82. 森本敏，《普天間の謎—基地返還問題15年の総て》（東京：海竜社，2010年），頁252-263。

琉球是個獨立的國家，也非屬於中華民國，而是改置於日本的統治脈絡下。在2007年2月將「中琉文化經濟協會駐琉球辦事處」不僅改稱為「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那霸分處」，而且將之納入東京的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之下。因此，雖然中華民國政府對琉球的歸屬問題上，至今尚未正式發表聲明承認日本擁有琉球的主權，但其措施在日本一般被解釋為中華民國政府承認日本對琉球的主權歸屬。<sup>83</sup>

中華民國政府對於琉球歸屬問題上最早的正式發言在於開羅會議當中，在1943年11月23日羅斯福與蔣介石餐會中，羅斯福提及琉球歸屬問題，「總統提及琉球群島問題，並數次詢問中國是否要求琉球。大元帥答稱中國將同意中國與美國共同占領琉球，並願將來在一個國際組織的託管制度下，兩國共同管理。」<sup>84</sup>蔣介石也明確表示「琉球與臺灣在中國歷史上地位不同。琉球乃一王國，其地位與朝鮮相等。」<sup>85</sup>

在戰後1946年3月，於聯合國軍最高司令部裡，關於在日本非軍事活動之文書，其中在中華民國「日本領土問題」部分有「琉球列島（口之島及大東島諸島的處分也同樣）是歸屬中國」之見解。<sup>86</sup>另外，「日本領土問題」以外還有「琉球領土主權問題」的文書，其文書有五項琉球領土主權該歸還中國的理由。

---

83. 赤嶺守，〈戰後中華民國における対琉球政府：1945年～1972年の琉球帰属問題を中心に〉，《日本東洋文化論集》，第19期，2013年3月，頁53-54。

8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 p. 324.

85. 李明峻，〈從國際法角度看琉球群島主權歸屬〉，《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卷第2期，2005年夏季號，頁61。

86. 石井明，〈中国の琉球・沖縄政策—琉球・沖縄の帰属問題を中心に—〉，《境界研究》，第1期，2010年10月，頁81。

- (1)琉球是我國最早發現的，我國取名叫琉球。
- (2)琉球從明朝初起到清朝末大約 507 年間(1372-1879)，是屬於中國之地。
- (3)琉球悠久以來，擁有同樣的我方風俗，而且其民族也大多數是中國民族。
- (4)日本用武力占領琉球，中國未以條約承認過。
- (5)我國今後，以西南為中心的國防建設，琉球不只是我國國防上的防弊，將來，變成出去太平洋的唯一戰略基地。<sup>87</sup>

中華民國政府曾以上述理由主張沖繩的附屬性，故比較積極直接介入沖繩的國內政治，但力有未逮，最後在無實力實質介入下，漸漸淡出對沖繩的介入。例如，1958年11月20日以反共、反日、親美、獨立為目標在沖繩成立了琉球國民黨，然而當時復歸運動在沖繩如雨後春筍一一冒出來，社會環境對獨立論支持漸漸下降，在此情況下，黨魁大宜味朝德在1960年與1965年的立法院議員選舉，以及1961年的那霸市長選舉都沒有當選之後，琉球國民黨因而自然解散。<sup>88</sup>而中華民國政府，干預沖繩內政的目的，在於落實自己的沖繩直接管轄權。

相對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曾經正式承認沖繩歸屬日本，也沒有對沖繩實施特別的政策。<sup>89</sup>因此戰後以來，雖然中國有時批判美國

---

87.石井明，〈中国の琉球・沖繩政策—琉球・沖繩の帰属問題を中心に—〉，頁82。

88.林泉忠，〈「辺境東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ポリティクス：沖繩、台湾、香港〉，頁115-116。

89.周恩來，〈周恩來外長關於美英對日和約草案及舊金山會議的聲明〉，1951年8月15日，《中國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nanhai/chn/zcfg/t1367520.htm>〉；毛澤東，〈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頁481。

管制沖繩之現狀，但卻未曾對日本擁有沖繩主權提出疑慮。然而近年來中國國內的部分研究者開始討論關於中國擁有沖繩主權的合法性。舉例言之，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勇在2005年的《世界知識》中撰文指出，琉球國變成日本的「沖繩縣」是軍國主義之侵略結果，且戰後日本從美國手中收回琉球，這兩者都缺乏國際法依據，因此琉球的地位並未確定。<sup>90</sup> 此種論述特別在2010年釣魚臺問題變成中日兩國的爭端以後越來越多。然而，此種論述目前在中國還是屬於少數派，而且部分中國國內論者也有強力批評之趨勢。

由此可見，中國對於沖繩的影響完全不如日本及美國。但在形成琉球／沖繩認同的過程中，中國因素還是不可忽略的。特別是中國崛起的趨勢變得明顯後，中國的某些作為及各種論述直接引發沖繩民眾的激烈反應。舉例言之，前述徐勇教授之論文被報導之後，沖繩的媒體及學者們強力反對此種說法。其中，琉球大學教授上里賢一強調，戰後中國批判了美國的帝國主義並支持沖繩回歸日本，因此現在中國卻開始宣揚中國對於沖繩的主權之合法性，這是令人非常難以接受的。

但上里同時指出，沖繩不屬於中國並不意味著沖繩屬於日本。簡言之，上里強調沖繩的未來應由沖繩人所決定。不過更值得注意地是，上里在同一系列的文章中提出，沖繩與日本其他區域存在著對於中國不同的立場與想法，此顯現沖繩所具有的獨特性及主體性。依據他的說法，沖繩與中國密切的歷史關係而使許多沖繩居民對中國的感情為友好、親切、融合，而不是敵對、威脅、拒絕。<sup>91</sup> 此種論述也出現在其他學者的論述中。高良倉吉指出在沖繩對日本的反感與對中國的

---

90. 徐勇，〈琉球謎案〉，《世界知識》（北京），2005年第15期，2005年8月，頁62-63。

91. 上里賢一，〈沖繩から見る「反日」と「反中」の衝突4〉，《沖繩タイムス》，2005年12月28日，版15。

親近感融合成一套思維；富川盛武認為沖繩的人像日本人但不是日本人，像中國人但不是中國人，擁有獨特的感覺。沖繩的角色就是發揮此一感覺，解開日本要站在美國或中國哪一邊之二分法的桎梏。有些論者在中日釣魚臺問題變成激烈時，進一步主張沖繩人可以扮演日本與中國兩國間橋梁的角色。<sup>92</sup>

除了社會菁英之外，一般沖繩民眾的中國觀也呈現與其他日本人不同的特色。2012年在沖繩首次舉行關於日本人之中國觀的民意調查。其中，沖繩人的中國觀與其他日本人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根據該次調查，對於中國抱持負面印象的沖繩人之比率大於其他地區的日本人。對中國有負面印象的沖繩人其較多的理由為「不喜歡中國的大國行為」、「中國的霸權主義行動」、「不遵守國際規則」等。相對而言，其他日本人不喜歡中國的理由為「政治體制不同」，而沖繩人選擇此理由的比率較少。另外，相對於其他日本人，在「妨礙日中關係發展的主要問題」之詢問中，選擇「中國國民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反日感情」，以及「中國的反日教育」等項目的沖繩人特別多。由此可見，沖繩人對於中國的期待與目前中國展現的作為之間有巨大落差，此巨大落差造成沖繩人對於中國的負面印象。實際上，對中國抱持好感的沖繩人之中，選擇「對中式餐飲、中國歷史等中國文化感興趣」之比率到達46.8%，多於其他日本人之31.4%。<sup>93</sup>有關這一節摘要如下表3。

---

92. 安保取材班，〈「琉球併合に国際法上の根拠はない」学者ら論文、06年以降20本〉，《毎日新聞》，2010年8月18日，〈[https://blog.goo.ne.jp/think\\_pod/e/9726f9842e8f467b8147ac70215ac3ec](https://blog.goo.ne.jp/think_pod/e/9726f9842e8f467b8147ac70215ac3ec)〉。

93. 長元朝浩，〈沖繩是誰的？—在日中的夾縫中思考〉，《nippon.com》，2013年7月18日，〈<https://www.nippon.com/hk/currents/d00086/>〉。

表3 「他者」對於琉球／沖繩的影響及沖繩對「他者」的回應

時期	受日本影響	對日本回應	受中國影響	對中國回應	受美國影響	對美國回應
琉球國時代	—	—	正面：朝貢體制	—	—	—
	負面：嚴苛的課稅		—			
琉球處分後	—	—	正面：朝貢體制	—	—	—
	負面：侵略		負面：未答應救國			
大日本帝國	正面：文明、現代化	克服日本人對沖繩人的歧視，以及達成文明化與現代化之目標	—	—	—	—
	負面：歧視		負面：衰退			
美國統治	正面：民主、和平、經濟成長	解決沖繩問題、嚮往已有和平憲法民主國家的烏托邦日本	—	—	正面：霸權國家、復興琉球文化	沖繩問題的起源「全島鬥爭」及反美情緒是沖繩「祖國復歸運動」的主要驅動力
	負面：拋棄沖繩		負面：敵國、衰退		負面：壓制沖繩	
回歸日本後	正面：經濟上的優惠	沖繩問題的延伸踐踏沖繩人的人權及尊嚴	正面：中國崛起、中國文化	「中國崛起」，使沖繩更有獨特性及主體性	正面：民主、流行文化	美國鼓勵琉球文化及民主，其後果帶來主體性、琉球文化，以及美國民主
	負面：美軍基地、結構性歧視、衰退		負面：民族主義、霸權主義		負面：美軍基地、衰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表示該格與沖繩認同較無關。

## 伍、結論

在結論的部分，回答前言所提出的問題意識，即雖然沖繩長期存在著尋求「自主」，以及最近常被討論的自決權的趨勢，但其趨勢難

以昇華為追求「獨立」的力量。因此，本研究要具體釐清的問題是，雖然有上述尋求「自主」及「自決權」的聲音，為何其力量卻難以發展為追求「獨立」的趨勢？因此，必須重新討論沖繩的「民族主義」與「認同」，以探索沖繩民眾的自我意識如何影響沖繩政治的發展。而在先行研究部分：以「他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中產生的「認同」為主要的問題意識及研究目標，可稱之為「外部」因素研究；以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認同」或民族主義為主要的問題意識及研究目標，可稱之為「內部」因素研究。雖然有關沖繩認同研究成果豐富，但缺少「外部」因素及「內部」因素直接連結的沖繩認同研究。因此，本文以「認同是內部因素所建立，但隨著外部因素的變化也有所影響」為前提，進行將「內部」因素的部分採用史密斯提出之形成民族主義的「族群」及安德森提出的「想像共同體」概念，而分析沖繩認同形成的本質。

本文以「內部」及「外部」因素為分析沖繩認同的基本架構發現，雖然依據格爾納的定義，沖繩的民族認同基本上是日本，但史密斯提出的「族群」的概念在沖繩也都符合，如琉球／沖繩具有與日本其他地區不同的歷史發展及文化背景等，並擁有安德森的建立「想像的共同體」概念。即使如此，因在經歷現代化之前已經被日本合併，所以琉球／沖繩未曾有透過現代化過程獲得本身認同之機會，而獨立意識較弱，只是因符合史密斯提出之形成民族主義的「族群」及安德森提出的「想像共同體」概念，因此形成本身與日本其他地區不同之認同概念，從而「自主」與「自立」意識較強。

純就社會內部因素而言，除了「族群」及「想像共同體」之外，尚有諸如政治權力結構、經濟及貿易體制、社會階層體系等其他可能影響沖繩認同的重要因素。首先是政治權力結構，如同在第參節第五小節所解釋，沖繩民眾雖然在此三十年期間對於回歸日本採取相當肯定的立場，但由於「以沖繩美軍基地的不公平負擔為中心的歧視結構」而造成「結構性歧視沖繩的美日安保」，因此沖繩人民至目前為

止仍未擺脫自我認同的矛盾。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沒有美軍基地的宮古群島及八重山群島應有不同認同感，將是作者必須補充的課題。

第二個是經濟及貿易體制方面，如同在第參節第四小節及第肆節第一小節所提到，戰後日本一方面繼續高度經濟成長，而沖繩在吉田原則之下，則被迫擔負保護日本安全之角色。換言之，沖繩沒有納入日本戰後復興及高度經濟成長的結構之下，而沒有共享經濟成長的經驗。當時沖繩經濟主要來源係依賴來自美軍基地相關的收入。沖繩的經濟以回歸日本前後為分水嶺，從「基地經濟」轉為「財政依存經濟」。這幾年脫離其「財政依存經濟」而追求自立的聲音更高。沖繩多次向日本要求減輕美軍基地負擔，但日本不斷地用「補償型政治」或者「鞭子與糖果」的手段來解決問題，因而部分沖繩民眾開始受到一種屈辱感。近幾年，主張此種「比起糖果，更重視沖繩人的尊嚴」之態勢逐漸升高。

最後是社會階層體系方面，如同在第參節第一、二、三小節及第肆節第一小節所提到，琉球國時代留下的以首里地區出生之貴族，以及以士族為中心所結合的階層，與一般沖繩老百姓擁有不同認同，<sup>94</sup>但隨著大日本帝國時代採取的現代化及文明化政策，逐漸減少社會階層之間的差別。

另一方面，在「外部」因素中，琉球／沖繩與「他者」間的相互關係中發現不同「他者」對琉球／沖繩認同形成之向心力與離心力，使得琉球／沖繩對於個別「他者」反覆不定地接近或抗拒，從而逐步形成本身的認同意識。本研究於沖繩認同形成先行研究所缺少的部分有所貢獻：重視日美而忽略中國因素；並在對日關係中補上正在萌芽的「倭急拿人認同」之「想像共同體」及「族群」建構的過程，以及對美關係中美國文化及美國作為民主之象徵。

---

94. 新里金福、大城立裕著、琉球新報社編，《沖繩の百年：人物編 近代沖繩の人びと》（東京：太平出版社，1969年），頁1-306。

首先，日本與沖繩的關係最密切，可說是對沖繩的認同形成最有影響力的國家。明治政府成立，以及琉球國被合併以後，沖繩人確實在一段期間內企圖依靠中國的力量平衡大日本帝國的擴張主義，並且堅持琉球國的獨立。但其企圖失敗以後，沖繩人轉變過去的立場並致力於同化為日本人。沖繩人追求同化為日本人的主要理由為，他們被日本所達成的現代化及文明化所吸引。同時，沖繩人除了不得不面對日本人的歧視之外，從戰前至戰後，日本人使得沖繩人承受嚴苛的負擔，如美軍基地，因此沖繩人持續認知到本身與日本人的差異。另外，經過 1980 年代之後在報紙之上連載，逐漸崛起的「倭急拿人」、「世界倭急拿人大會」、「世界青年倭急拿人大會」，以及「世界倭急拿人日」這種加強並建立「倭急拿人認同」之「想像共同體」及「族群」建構的過程，值得持續觀察。

其次，因美國對沖繩的統治加強了沖繩人對烏托邦日本的情感，並且加速了「祖國復歸運動」的進展，美國統治沖繩的戰略可說幾乎是失敗的，但美國文化及作為民主象徵的美國對於沖繩的影響至目前為止仍繼續存在。沖繩人追求「自主」與「自立」時，美國擁有的民主價值可以成為此目標之基礎。實際上，在美軍基地搬遷問題之談判過程中，沖繩政府以美國一定會尊重沖繩人的民意為前提，尋求直接與美國談判。

最後，由於中國從未直接統治沖繩，因此該國對於沖繩認同形成的影響似乎相當有限。但從文化及中國觀之角度來看，沖繩人與其他日本人之間確實存在著不同的立場及視角，特別是沖繩的知識分子較傾向強調本身對中國的情感。而且，沖繩追求「自主」與「自立」時，較易引發在「朝貢體制之下琉球王國繁榮」的記憶，因此，可說在某種程度上對於形成沖繩的認同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目前中國崛起的國際潮流之下，沖繩認同未來的走向如何？也應該持續觀察沖繩人的中國觀如何發展。

在國際安全、經濟，以及其他方面的區域安全與繁榮上，沖繩是

不可或缺的存在。一般而言，許多東亞國家以「美日安保」（不只是在沖繩的美軍基地，也包含在日本的美軍基地）當作國家安全考量的核心。美日安保不只維持國際秩序，更已經成為東亞整個區域安全的基礎，可說是東亞區域的國際公共財。<sup>95</sup>如果駐沖繩美軍完全撤除，將在東亞區域產生權力的空白，並在一定的程度上帶來區域不穩定。所以一些學者主張以強化美日雙邊關係為鞏固區域穩定的基礎。<sup>96</sup>換言之，東亞區域的國際公共財的核心是「美日安保」，而「美日安保」的核心就是占駐日美軍專用設施約70%、戰後被稱為「太平洋的基石」(Keystone of the Pacific)的沖繩。在此情勢下應該要注意地是，周遭國家必須更加尊重沖繩人本身的立場及想法。以往，區域大國基於本身的國家利益及戰略的考量，均對於沖繩進行有利於己的解釋，並且將沖繩犧牲成為大國政治的受害者。由於民族國家的制度在全球化時代越來越陷入困局，即追求獨立或者自主的趨勢在世界各地並非不常見。換言之，沖繩也屬於此種新的「共同體」之象徵之一。因此，如何面對沖繩可說是此後如何建構世界的一種試金石。

（收件：2018年12月24日；修正：2019年6月24日；採用：2019年8月8日）

---

95.川上高司，〈米軍再編と日米同盟—迷走する普天間基地問題—〉，《東亜》，第515卷，2010年5月，頁29。

96.宮城大蔵，〈日本の地域秩序構想〉，2019年6月9日（檢索），頁23-35，《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2\\_kokusaijosei/05\\_Chapter2-2.pdf](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2_kokusaijosei/05_Chapter2-2.pdf)>。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 專書

石之瑜，1999。《政治心理學》。臺北：五南。

#### 專書譯著

Anderson, Benedict 著，吳叡人譯，2018。《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臺北：時報。

Gellner, Ernest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國族與國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臺北：聯經。

#### 專書論文

毛澤東，1994。〈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頁 481-484。

#### 期刊論文

王文岳，2015/3。〈沖繩次國家民族政治之發展與轉型〉，《東吳政治學報》，第 33 卷第 1 期，頁 109-172。

李明峻，2005 / 夏。〈從國際法角度看琉球群島主權歸屬〉，《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 卷第 2 期，頁 51-81。

吳叡人，2014/12。〈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伊波普猷的日琉同祖論初探〉，《考古人類學刊》，第 81 期，頁 111-135。

唐永亮，2015/10。〈近代以來沖繩人群體認同的歷史變遷〉，《日本學刊》（北京），2015 年第 4 期，頁 138-158。

### 研討會論文

張佑宗，2014/9/9。〈中國因素與臺灣國家認同的變遷〉，「臺灣民眾和平效能感與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臺北：二十一世紀基金會。頁 1-27。

### 雜誌

徐 勇，2005/8。〈琉球謎案〉，《世界知識》（北京），2005 年第 15 期，頁 62-63。

### 網際網路

周恩來，1951/8/15。〈周恩來外長關於美英對日和約草案及舊金山會議的聲明〉，《中國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nanhai/chn/zcfg/t1367520.htm>>。

長元朝浩，2013/7/18。〈沖繩是誰的？—在日中的夾縫中思考〉，《nippon.com》，<<https://www.nippon.com/hk/currents/d00086/>>。

### 訪談資料

比屋根亮太，2019/5/23。當面訪談，黃輝慶，臺灣大學（臺北）。

### 日文部分

#### 專書

ロバート・D・エルドリッジ，2003。《沖繩問題の起源—戦後日米関係における沖繩1945-1952》。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小川忠，2012。《戦後米国の沖繩文化戦略—琉球大学とミシガン・ミッション》。東京：岩波書店。

小玉正任，2007。《琉球と沖繩の名称の変遷》。沖繩：琉球新報社。

小松寛，2015。《日本復帰と反復帰：戦後沖繩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展

- 開》。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 山田文比古，2014。《オール沖繩VS.ヤマト—政治指導者10人の証言》。東京：青灯社。
- 山崎孝史，2013。《政治・空間・場所：「政治の地理学」にむけて》。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
- 五百旗頭真編，1999。《戦後日本外交史》。東京：有斐閣。
- 中島琢磨，2012。《高度成長と沖繩返還—1960-1972》。東京：吉川弘文館。
- 中野好夫、新崎盛暉，1976。《沖繩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
- 比嘉春潮等，1965。《沖繩》。東京：岩波新書。
- 安里進等，2004。《沖繩県の歴史》。東京：山川出版社。
- 我部政男，1979。《明治国家と沖繩》。東京：三一書房。
- 沖繩タイムス社編，2018。《沖繩県知事翁雄志の「言葉」》。沖繩：沖繩タイムス社。
- 林泉忠，2005。《「辺境東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ポリティクス：沖繩、台湾、香港》。東京：明石書店。
- 金城正篤等，2005。《沖繩県の百年》。東京：山川出版社。
- 松島泰勝，2012。《琉球独立への道—植民地主義に抗う琉球ナショナリズム》。京都：法律文化社。
- 來間泰男，2015。《沖繩の覚悟：基地・経済・「独立」》。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
- 鹿野政直，2011。《沖繩の戦後思想を考える》。東京：岩波書店。
- 森本敏，2010。《普天間の謎—基地返還問題15年の総て》。東京：海竜社。
- 渡辺豪，2008。《「アメとムチ」の構図—普天間移設の内幕》。沖繩：沖繩タイムス社。
- 新里金福、大城立裕著、琉球新報社編，1969。《沖繩の百年：人物編 近代沖繩の人びと》。東京：太平出版社。

新城俊昭，2008。《ジュニア版 琉球・沖縄史—沖縄をよく知るための歴史教科書》。沖縄：東洋企画印刷。

新崎盛暉，2012。《新崎盛暉が説く構造的沖縄差別》。東京：高文研。

### 專書論文

大澤真幸，2009。〈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いう謎〉，大澤真幸、姜尚中編，《ナショナリズム論・入門》。東京：有斐閣。頁 1-35。

山崎孝史，2005。〈沖縄の歴史、領域、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山崎孝史編，《沖縄の過去・現在・未来：2004年度地理学野外調査実習報告書》。大阪：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頁 73-90。

西里喜行，1996。〈琉球＝沖縄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琉球意識の形成・拡大・持続について—〉，高良倉吉、豊見山和行、真栄平房昭編，《新しい琉球史像 安良城盛昭先生追悼論集》。沖縄：榕樹社。頁 173-199。

赤嶺守，2003。〈王国の消滅と沖縄の近代〉，豊見山和行編，《琉球・沖縄史の世界》。東京：吉川弘文館。頁 232-266。

高良倉吉，1983。〈沖縄学 おきなわがく〉，沖縄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編，《沖縄大百科事典 上巻》。東京：沖縄タイムス社。頁 436-437。

高良倉吉，1987。〈琉球・沖縄の歴史と日本社会〉，朝尾直弘等編，《列島内外の交通と国家》。東京：岩波書店。頁 353-384。

新崎盛暉，1983。〈沖縄問題 おきなわもんだい〉，沖縄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編，《沖縄大百科事典 上巻》。東京：沖縄タイムス社。頁 589。

豊見山和行，2003。〈琉球・沖縄史の世界〉，豊見山和行編，《琉球・沖縄史の世界》。東京：吉川弘文館。頁 7-83。

濱下武志，2004。〈儒教文化と海洋文化—琉球・沖縄の文化交錯〉，法政大学国際日本学研究所編，《沖縄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東京：法政大学国際日本学研究所。頁 57-67、341、389-394。

#### 期刊論文

川上高司，2010/5。〈米軍再編と日米同盟—迷走する普天間基地問題—〉，《東亜》，第 515 卷，頁 22-30。

石井明，2010/10。〈中国の琉球・沖縄政策—琉球・沖縄の帰属問題を中心に—〉，《境界研究》，第 1 期，頁 71-96。

赤嶺守，2013/3。〈戦後中華民国における対琉球政府：1945年～1972年の琉球帰属問題を中心に〉，《日本東洋文化論集》，第 19 期，頁 29-54。

松永歩，2009/2。〈沖縄公同会運動と早熟な「自立」構想—「特別制度」の「自治」を手がかりに—〉，《日本の教育史学》，第 16 卷第 2 期，頁 113-126。

林泉忠，2012/3。〈沖縄の「自治」とは何か？：近現代史に刻まれた沖縄自治運動の位相〉，《政策科学・国際関係論集》，第 14 期，頁 79-106。

金城宏幸，2005/3。〈ディアスポラの記憶としての「移民」と現代沖縄社会〉，《移民研究》，第 1 期，頁 85-99。

河野啓、小林利行，2012/7。〈復帰40年の沖縄と安全保障：「沖縄県民調査」と「全国意識調査」から〉，《放送研究と調査》，第 62 卷第 7 期，頁 2-31。

新川明，1974/8。〈「沖縄学」の可能性：「金城朝永全集」にふれつつ〉，《文学》，第 42 卷第 8 期，頁 16-25。

照屋信治，2009/3。〈沖縄教育における「文明化」と「大和化」：太田朝敷の「新沖縄」構想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教育学研

究》，第76卷第1期，頁1-12。

楠綾子，2006/2。〈吉田茂の安全保障政策—日米の戦後構想・安全保障構想の相互作用の中で—〉，《國際政治》，第144期，頁99-115。

### 報紙

上里賢一，2005/12/28。〈沖繩から見る「反日」と「反中」の衝突4〉，《沖繩タイムス》，版15。

黃輝慶，2004/6/28。〈さらばわが愛しの沖繩〉，《琉球新報 夕刊》，版1。

### 網際網路

2019/11/18（檢索）。〈「沖繩戦継承を」94%自己決定権拡大87%世論調査〉，《琉球新報》，<<https://ryukyushimpo.jp/news/pre-entry-243762.html>>。

2019/11/18（檢索）。〈「潜在的独立派」が増加〉，《琉球独立論資料網》，<<http://www.ntti.net/kariyushi/simpo20170103.html>>。

安保取材班，2010/8/18。〈「琉球併合に国際法上の根拠はない」学者ら論文、06年以降20本〉，《毎日新聞》，<[https://blog.goo.ne.jp/think\\_pod/e/9726f9842e8f467b8147ac70215ac3ec](https://blog.goo.ne.jp/think_pod/e/9726f9842e8f467b8147ac70215ac3ec)>。

世界若者ウチナーンチュ連合会，2019/6/9（檢索）。〈HISTORY〉，《World Youth Uchinanchu Association》，<<http://wyua.okinawa/history/>>。

加藤潤三、前村奈央佳、金城宏幸等，2019/6/9（檢索）。〈「第6回世界のウチナーンチュ大会」大会調査報告書〉，《Worldwide Uchina Network》，<[https://wun.jp/wp-content/uploads/2017/08/wuf6th\\_report\\_jp.pdf](https://wun.jp/wp-content/uploads/2017/08/wuf6th_report_jp.pdf)>。

宮城大蔵，2019/6/9（檢索）。〈日本の地域秩序構想〉，《日本國際

問題研究所》，<[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2\\_kokusaijosei/05\\_Chapter2-2.pdf](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2_kokusaijosei/05_Chapter2-2.pdf)>。

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2019/6/9（檢索）。〈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http://www.acsils.org>>。

## 英文部分

### 專書

Calder, Kent E., 2007. *Embattled Garrisons: Comparative Base Politics and American Glob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dström, Bert, 1999. *Japan's Evolving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New York: Sr. Martin's Press.

Smith, Anthony D.,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 Blackwell.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196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Formation of the Okinawan Identity: An Analysis of Social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Ryota Hiyaue**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basic framework to analyze Okinawan identity.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author conducted three levels of analysis in terms of identity formation. The first is to define the identity which has emerged in Okinawa. The second is to look 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yukyu/Okinawan identity from the period of Ryukyu kingdom to the contemporary era in Okinawa through the lens of historical events that took place in Okinawa. Finally, the perceptions of interactions of Okinawa and other socio-political entities from an Okinawan perspective are examined. Historically, Okinawan identity has been characterized as being formed by Okinawan reactions to the strategic policies of Japan, the U.S. and China.

**Keywords:** Okinawa, Ryukyu, Identity, Nationalism, Others